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三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仝校正

西戎

土魯番

土魯番在今火州城西百里舊隷其部唐交河縣池也

本朝永樂中親征北虜常過其近境見水齧泄出有

碑曰唐之交河郡
上諭金幼孜等曰此在今爲哈剌火州因兩河相交
故名耳
按
成祖出塞偵從宣府之路未嘗至其地北征錄言至
其近境然相去亦尚遠也
宣德五年萬户賽因帖木兒遣使貢馬及璞玉以
後常貢但西域諸國惟此酋最強盛每侵凌他邦
成化九年其酋速壇阿力後止稱阿力二字作亂入哈密

將其國王毋并金印虜去奪占其城

上命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撫處調集番兵住劄苦峪不敢前進迨徹師回喪失頗衆自此其酋漸輕

中國之兵矣阿力竟留王毋金印益侵我城郭諸夷　十八年阿力病故弟速壇阿黒麻立後止稱阿黒麻

甘肅守臣乗間奏立王毋之甥罕慎為都督遣使

送入哈密　弘治元年阿黒麻稱罕慎非脱脱族何得王哈密哈密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未敢發乃為好語詒罕慎曰吾為爾聯姻爾為王益安無外

侮罕慎喜許之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大通事和沓立我爲王居哈密須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屢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輙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麻諭令送王母及金印還哈密

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

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貫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强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　五年阿黒麻入哈密殺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不可請敕兵部侍郎張

海都督侯謙行視經畧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
兒等在京師命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上
通事致勅諭阿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
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
海不得已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
餘人戍廣西請絶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奉命輒
還朝
上怒逮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奪俸附住文升言土
魯番侍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

創彼益輕中國請安置罵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閑
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怨阿黑麻當是時西
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
皇帝先遣中貴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
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
受即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
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
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
夷謀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

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
經黒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
返皆馱水行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
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
返已而阿黒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
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
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
西域道路　主上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
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

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我兵三千俟後各持數日糗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　八年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速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脇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以歸住西徼止師還糧乏士馬亦

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孫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牙蘭即牙木蘭也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誾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　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今撒他兒及奄克孛剌住剌木城奄克孛剌密結癿剌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孛剌還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

小列禿兒之來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陜西巡撫　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陜巴還哈密其兒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兄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陜巴金印至甘州收係亦滿速兒等於關廣是冬命總制王越經畧土魯番哈密　十一年越出河西收陜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

克索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陜巴復封爲忠順王取寫亦滿速兒等發歸其國時哈密三種人又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陜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參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入貢　十七年哈密奸回阿孛剌有怨於陜巴乃稱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爲罕慎外甥當襲罕

愼王爵乃往迎之頭目者力克哈陜巴棄城走沙州肯帖木兒阿黑麻所擄罕愼女爲妾所生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哈密人曰陜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達子所擄肯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肯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蕭徵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陜巴還阿孛剌不聽必欲立肯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陜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

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已死其子速壇滿速兒（後止稱番酋）新立諸兄弟相讐殺真帖木兒懼不敢歸乃曰奄克孛剌我外祖也頗依之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携真帖木兒羈住甘州　正德元年陝巴已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復來哈密留之甘州不遣番酋所親信牙木蘭娶火辛哈即（哈密人也後止稱哈即）女為妻與寫亦虎仙（哈密人也後止稱虎仙）之妻兄弟也牙木蘭又以妹嫁哈即姪亦思馬因而虎仙亦以女嫁火者馬黑木（後止稱馬黑木）

互結姻戚哈即弟阿剌思罕兒後止稱思罕兒等與虎仙及伊子壻俱因進貢各在甘肅臨洮置產久住往來以貢爲名騷擾驛遞生事害人　三年番酋瀏卿速兒也與忠順王卿拜牙即也乞討真帖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　五年真帖木兒走出甘州城追而獲之　六年守臣請歸真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勅宴賚真帖木兒及番酋與忠順王并其頭目　七年冬詔差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送真帖木兒回完聚真帖

木兒久住甘州深知風土言其城南黑水可灌及有夷使傳說甘肅荒旱饑寒人死亡且半城堡空虛番酋乃謀侵犯中國虎仙等遂爲留用忠順王以後稱王俱拜牙即又被奸回誘引與番酋結好遂往投順土魯番番酋乃令他只丁入哈密取金印他只丁又令哈密火者馬黑木哈密都指揮也等至甘州索賞且言忠順王棄國從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諺謂番酋忠義令他只丁等代中國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番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繞至

哈密番酋已率衆亦至分據剌木等城日夜聚謀
侵甘肅又索段子㪚萬疋贖城印且言如不與即
領兵把旗插在甘州門上總制鄧璋乃請官經畧
命兵部尚書彭澤奉
勅往總督軍務澤請
勅二道一候有番使之便齎諭番酋還哈密城印一
諭奄克孛剌（哈密都督也因其王投番乃逃住甘州後山稱奄克）回國與虎
仙等守城彭澤調延寧等處軍駐甘州十年番酋
遣他只丁牙木蘭同虎仙馬力奶翁馬黑木等至

肅州近邊搶掠赤斤等處人畜干討聞彭澤軍在
不敢深入假寫番文稱被赤斤搶了貢物與他報
讐不敢侵犯甘肅只討此賞賜回去彭澤不察其
詐將前諭番勅書不伺番使齎去即措段絹褐布
共三百遣馬驥與通事火信撫夷百戶馬昇并馬
馴捧前勅二道同馬黒木虎仙等到哈密邀他只
丁同往土魯番他只丁嫌賞薄先將金印與虎仙
給三等及將所掠去赤斤銅印一顆付馬馴等議
遣驥并火信持回添取賞賜他只丁方同馬馴等

至土魯番將勅書原齎叚絹等班賜其酋彭澤遂
奏稱井肅兵粮頗集道路開通土魯番雖欲侵擾
井肅决不可得令又差官往諭歸還城印地方安
静乞要放歸田畢豪㐲未允火信等田井州納撫
還赤斤銅印并報添取賞賜彭澤又備羅叚褐布
共一千九百銀壺銀盌銀臺盞各一副令火信等
復持往諭澤遂奏遠夷悔過獻還城印詔取田京
火信又持添賜物件往彼番酋復嫌少虎仙自許
其酋叚一千匹他只丁五百方允具本復遣馬黑

木隨赴京回奏將金印與虎仙城池暫令哈三守
掌後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稱番酋索要
虎仙前許段疋有哈密大小頭目共蟒段一百疋
馬一百疋牛一百隻羊三百隻交與他只丁總督
都御史李昆議稱本番乘機射利納款希恩宜量
俯就番酋又遣虎都寫亦後止稱寫亦他只丁亦差伊
弟撒者兒等前來送印并押虎仙取段疋同馬黒
木等及各國夷使將帶方物馬疋進貢謝恩虎仙
哈三亦差伊衛夷人馬黒麻等各帶方物馬匹進

貢驗送赴京李昆與鎮守太監許宣總兵徐謙因
忠順王仍被拘未回訪知寫亦係番酋親信頭目
撒者兒係他只丁親弟乃拘留爲質仍移檄番酋
稱寫亦等差往陜西催償先年貢使回日發歸仍
賞織金綵叚洗白梭布共三百件令其送忠順王
還國正德十一年虎仙續報金印巳歸城池未與
番酋索要叚子兵部議謂彭澤李昆皆奏城印巳
歸今則謂止歸金印他只丁尚在哈密索叚幣恐
虎仙與他只丁彼此隱瞞要求重利致生他虞請

行鎮廵等官從長議處旣不可嚴峻拒絕激變夷
情亦不可示弱輕許開啓弊端其番酋果來效順
進貢到邊照依舊例放入加意撫待詔從之李昆
許宣徐讜乃會奏請勅二道曉諭番酋及他只丁
仍各量俻織金綵段絹疋齎去撫諭令忠順王遂
國番酋以虎仙失信并拘留夷使爲詞遣他只丁
牙木蘭俵占哈密兵俻陳九疇因番酋侵犯將前
勅書二道停留請止操練軍馬相機剿殺許宣史
鏞李昆從其議牙木蘭先令回子倒剌火者往探

彼獲又遣夷人斬巴思俄六思等帶馬駝牛羊假
以貨賣爲名將番文往關内與思罕兒探信旣入
關陳九疇疑斬巴思有詐搜獲原書譯出其情内
多隱語慮恐通謀生變當捕思罕兒同斬巴思等
下獄責令通事毛見毛進呂成防守見進俱素與
斬巴思情熟乃約虎仙部下纏頭漢即高彥名同
宿商議打奪斬巴思等出城令高彥名備辦酥油
羊肉二皮袋毛見毛進又將盔甲弓箭各三付寄
在張子義家候賊到穿用番酋與他只六丁遂舉兵

至鉢和寺史鏞等差井州州衛夜不收顧千保往肅州探息衆將存禮與陳九疇未知賊兵多寡恐粮饋乏井州軍至不能供給乃請井州軍馬且不必動史鏞輕聽不先發兵應援番賊到嘉峪關經平川墩陳九疇將存禮與遊擊將軍芮寧議留遊兵都指揮黄榮守城約於明日巳時出兵芮寧先於卯時統軍從南門往西約行十里地名沙子壩遇賊騎一千陸續添至三千芮寧三次遣夜不收杜阿丁等馳報到城將存禮延至巳時方與指揮

董傑同奄克從北門出至高橋兒遇賊對敵間陳
九疇聞賊勢衆大又恐城內寄住夷人變亂將各
夷男子隔在關廂婦女收入城內防守至申時賊
將芮寧射死及殺指揮楊松等時都御史李昆往
西寧撫番未回九疇見官軍喪敗慮恐肅州寄住
亦斤畏兀兒等處夷人數多乘機作亂與將存禮
議將獄中番使斬巴思俄六思并高彥名毛見毛
進呂成俱赴街市焚香告天杖死仍拘各夷奄克
也先哥等諭令堅守臣節毋生異謀陳九疇復將

斬巴思等帶来牛羊變賣價銀易買布疋存䘏陣亡官軍李昆到莊浪岔口驛得報兼程前進至鎮會同許先議恐賊犯甘州拘收人畜增置戰具番賊攻開亂骨堆西店子堡殺死男婦王祥等史鏞鄭廉各領兵進到肅州賊又攻開中截半坡二堡殺死千百户傳成陳九疇會同史鏞鄭廉并蔣存禮議有哈密北山乜剌達子係奄克姻親世與土魯番有讐令其徃誘使搶殺土魯番城可以致彼掣回遂遣哈剌灰火人添哥癿兒的等徃乜剌後止

稱許添陳九疇欲量給賞無措乃於虎仙名下勸罰
段子二百七十疋絹一百七十二疋銀一百六十
兩梭布一百三十七疋馬五疋羊一百隻失拜烟
荅（赤谷窩頭目也）名下勸罰段子五十一疋絹一十疋銀
六十四兩馬一疋羊一百七十隻給賞番漢官兵
及與添哥齋賞尾剌及令奄克自寫番書諭彼頭
目也力滿可等舉衆搶殺番地又給與撒馬二十
二匹騎坐前去賊又攻開大莊堡殺死千户王標
時有赤斤番人且宗爾加等報稱土魯番留下老

營在辰州駐劄陳九疇史鏞議令千戸張英管領
亦斤哈剌灰畨夷也先哥等五百餘人前往撲殺
賊從迤南山後進至卄州李昆許宣會遣都指揮
楊時等拽載兵車鎗砲截殺賊見官軍勢衆引去
李昆等亦恐卄州蔵有姦夷內應將虎仙撒者兒
寫亦及各家屬并各起夷人四十四名俱捕下獄
畨酋遣歹撒哈及把都兒乞和且稱俱是虎仙弄
禍史鏞等訪得歹撒恰乃畨酋親近頭目拘留之
將把都兒放回令其傳諭務將搶去軍馬器械人

畜盡数送来方纔定奪也先哥等人馬撲到辰州

將畨酋留兵營帳攻斬首級二十一顆失拜烟荅

病死賊起營西去史鏞督令鄭廉蔣存禮追至境

外沙滿各斬賊首級正德十二年正月掣兵進城

議將畨兵奪獲頭畜仍給畨兵充賞時添哥等亦

至北山尾剌虜营將銀牌段布賜賞其頭目也力

滿可并把聰等大喜聚衆往畨攻奪其三城畨酋

囬至王子莊得報痛哭而歸且怨恨牙木蘭失事

也添哥還報亦獲囬賊及達子首級許宣史鏞李

昆奏捷

上命給事中黄臣會同巡按趙春行委陝西叅議施
訓副使高顯僉事董琦勘問將虎仙問擬謀叛具
奏虎仙訴行肅州兵備再審奄克恐其脫放乃告
虎仙及其丈人哈郎搆引土魯番壞事本不曾正
法恐貽後患時畨酋行賂中朝嬖人錢寧謀反其
獄且欲誣殺九疇以洩其忿乃令失拜烟荅之子
米兒馬黑麻直入東長安門捏奏伊父出城殺賊
頭上中箭走回被陳九疇責打身死詔提䚡虎仙

等到京會審正德十三年黃臣等奏勘過甘肅鎮巡官拘留夷使朶撒恰及虎仙等招由兵部尚書王瓊奏彭澤故違勅旨擅備賞物輕出講和擅增段絹又不候差去人回處置停當妄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致蒙取回陳九疇惟知講和之為非不思中變之為害擅議拘執夷使因而激變疑有姦夷交通多無指實李昆既聽彭澤之講和而奏討勅賞又因九疇之辦論而停留勅書持疑二端釀成大患

上詔彭澤先革職爲民李昆陳九疇及史鏞將存禮
等損折官軍各提解到京問理刑部會同三法司
將蔣存禮等并虎仙等譯審虎仙翻異原情攷擬
奏事不實律參看得蔣存禮防邊不固致寇內侵
告急不援擁兵自保史鏞韜略罔著守備素疎敵
至而策應已遲寇去而追擒不力以致官軍殺死
數多人畜驅掠殆盡許宣李昆當重鎮而經略不
密總諸軍而督調欠嚴拘留夷使停止勅書處置
乖方重貽邊患陳九疇濟軍需而科罰財物徇也

見而議留勅書拘囚貴官因而致死孰非姦虜事
涉擅專但史鏞到任未及三月猝遇強虜侵犯計
程往返千里亟難整兵應援將存禮部下之官軍
八百城外之夷虜數千彼此相當衆寡不敵及查
得蔣存禮督併番漢官軍斬獲回賊首級五十八
顆而史鏞主將亦與有防陳九疇誘使各種夷人
搶殺土魯番人畜千百有餘而蔣存禮協謀亦嘗
效力其許宣李昆各能張大軍聲增完邊備西遏
田虜東保鎮城陳九疇首建外夷相攻之謀大省

中國用兵之費又能抗方張之寇全已危之城功
過亦當有辦黃臣趙春勘事不審情罪乖違
上詔蔣存禮史鏞降二級蔣存禮降三級各帶俸差
操李昆也從輕降二級別用（昆降浙江副使）許宣著閒住
陳九疇爲民（時彭澤九疇幾致問死）黃臣趙春對品調外任
米兒馬黑麻爲父訴寃得寬免問其餘夷人但犯
不應罪名的俱免運炭時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
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止十四年都御史鄧璋
奏土魯番六次悔罪請和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兵

部尚書王瓊議稱若終拒絕不許來貢恐非撫馭
外夷之道請將在京番使馬黑麻等及哈密舊例
進貢夷使分為幾運伴送甘州邊存留住彼同趂
貢夷打發出關見監夷人朶撒哈等俱准放回會
題留中不出後兵部伍疏甘肅去京往回萬里事
久不决必生他虞徵調官軍騷動邊境實非細故
早賜宸斷
上不答鄧璋見夷使久候恐又生變議差通事虎得
山同夷人馬黑麻齎諭番酋以取搶去人畜為名

實欲慰安其心正德十五年正月本酋送還原擒
鎮撫程鰲等五十九人并遣使帶馬駝復來進貢
十六年五月兵部再議得土魯番酋聽信奸夷虎
仙等誑誘入寇鎮巡等官因將差來親信頭目朶
撒恰等羈留不遣節次卑辭祈請近奉明旨放回
已足慰其想望若遂許其通貢恐彼悔悟未深和
好難久詔是之通行阻回嘉靖元年二月番酋又
遣夷使將方物慶賀進貢鎮守衙門奏行兵部議
得本酋祈請頗切若復不納恐失制馭蠻夷来則

不拒去則不追之道詔土魯番并撒馬兒罕等處差來夷使者分定起數陸續選委老成的當官員伴送來京嘉靖二年虎仙復論斬罪斃獄 王瓊謫戍彭澤以兵部尚書致仕李昆起爲兵部侍郎陳九疇亦以薦起用後爲甘肅巡撫都御史時土魯番復謀入寇九疇得報上疏曰照得總兵官武振病故臣會同鎮守太監董文忠議得前項走回夷人供報番酋調集人馬要行奪取甘肅地方等情雖係傳聞之言然據理原情似爲不虛何則番酋聽

信徃来進貢姦回之言備知中國地方虚實强弱之情恃彼雄長西域前驅列國之勢其立馬天山投鞭斷河之意蓋勃欝於胷中久矣徃年犯邊所以未逞其志狼狽而歸者盖以来非其時卧雪齧氷之賊不能勝屋居火食之主勢使然也今乃當吾𦬊麥登場糜穀棲畆農人野處之際卒忽而来是將因粮於我坐困我邊也防範機宜曷可須臾少緩乞勑兵部仍再逺行陜西延寧三處鎮廵官將各邊遊兵人馬作急催促前来本邊聽臣等分

布併力捍禦再勅户部議發内帑銀十萬餘兩委
官押運前来糴買粮料草束供助軍餉後失拜煙
荅于米兒馬黒麻皆論死三年土魯番酋大舉入
寇甘州
上命陜西延寧鎮廵官并莊浪副總兵魯經各選調
遊奇官軍推委謀勇官員統領前往肅州聽都御
史陳九疇節制相機戰守還差太監一員到彼監
督軍務堪以總制大臣及提督總兵官上緊會官
推舉来看户部只差能幹郎中一員量帶銀兩督

理軍餉兵部尚書金獻民推舉兵部尚書致仕彭
澤總督漕運都御史李鉞俱各歷練老成充總制
官署都督僉事杭雄都督同知馬永俱各久任邊
方充總兵官再照肅州孤懸絶域賊勢重大比與
尋常聲息不同各鎮調集官軍素無統屬若不假
以事權急難責其成效合無查照各年舊例鎮巡
以下官悉聽節制臨陣之時都指揮以下有不用
命觀望退縮聽以軍法從事各官合用符驗關防
旗牌書椽若待本官奏請未免遲悮合行吏禮工

三部照數撥給本官應便行事

上卽命金獻民兼都御史總制軍務杭雄着掛印充總兵官提督軍務限三日內起程命御用監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并帶犒勞銀兩及銀牌彩段通事天文生醫士同往及賞叅隨人等官每員掌印欽五兩布二疋其餘每人銀三兩布二疋户部主事胡宗明差往督餉奏稱昨奉明旨銀兩動支一十四萬兩帶運陜西布政司交割及查先次支剩軍餉銀六萬餘兩押運軍前應用限三日內起程切

念夷虜之情叵測而兵食之勢相須訪得田夷圍
城志在侵奪地方比之往常肆掠大有不同况近
年各處地方災傷錢粮缺乏雖主兵月粮每每拖
欠今又加以客兵數多若非别爲議處彼中豈能
支持古人云日費千金而後十萬之師可舉則今
日領銀一十四萬兩䏻給若干人勾用若干日可
以口計而指屈也其布政司雖稱有銀六萬餘兩
延今日久恐别有支費職備員本部司屬豈不知
庫藏空虚用宜節縮但今日事勢甚大且急萬一

至彼而餉之雖欲臨期奏請必至累月經旬公私
皆匱戰守兩難計出無從責將焉逭乞爲再發銀
十萬餘兩一同領運前去如夷勢遠遯亦可作以
後年例之數再照前項銀兩係干錢粮出納必須
逐一秤對裝驗明白方免疎虞仍乞稍寬限期數
日銀兩秤完即便前進庶錢粮無虞而緩急亦有
備矣
上從之詔再給六萬聽裝鞘完備起程時大同軍叛
殺死主帥虜撫將畢御史王官疏曰雲中之內變

方安而河西之外患聿作廟堂之上未聞破常調
以用人出深謀以制武臣竊為
陛下危之也先該兵部議舉總制而致仕尚書彭澤
素諳兵法深識夷情昔頗聲聞于彼用兵之道先
聲後實似為相應朝廷不此之用而特用尚書金
獻民者不知其何謂也且獻民此行必須直至甘
州地方相機征戰臣恐前項回賊以十數年積銳
養鋒之強乘我兵粮虛乏之際一旦壓境而来其
勢必有甚難抵當者設使達賊有知乘機為寇其

患何可勝言隣近臨鞏蘭州等處又無勁卒強兵
未免各邊調用兵法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此等地
方承平日久素無畜積必得能幹官員多方處置
并主事帶去銀兩設法糴買轉輸供給不至缺乏
庶幾少濟見今獻民去矣所以為獻民之援調發
人馬供給粮餉以至守把隘口防護粮道以杜深
入之患以助獻民之所不逮者未見其處行也訪
得先任四川巡撫致仕馬昊生長邊方優于弋略
征勦川賊累立戰功先任兵部侍郎馬清昔嘗有

事于寧夏後又總制于宣大駕馭有才處置得法

又訪得先任廣西僉事楊百之武略文謨足稱任

使宣府副總兵時陳驍勇獨冠于諸帥騎射可服

乎三軍且家丁勇悍久在安閑摩掌奮用伏望軫

念地方多事之時要緊用人之際略其已往之小

過勉以將來之新功馬昊馬清逮起一員仍其舊

職授以督糧之寄假以便宜之權隨帶副總兵時

陳并其家丁星夜前去將主事前解銀兩并本地

方一應粮草供付管理以爲廠民之援楊百之亦

郎授以臨鞏兵備之責以備軍門參贊之資其馬
昊馬清仍留用一員于部以備朝廷咨謀緩急議
事又根本之地所當用力者也兵科都給事鄭自
璧疏曰近該巡撫陳九疇報稱番酋糾領西域回
回并哈密北口乜剌旃小列禿并沙州土巴帖木
哥及辰州遺孽各種二萬餘騎困圍甘肅勢甚危
急尚書金獻民總制軍務刻期以行但自得報之
後迄今四十餘日消息杳然為照土魯番係我朝
進貢番夷得我金帛茶香等物以資生養先年雖

占據哈密彼都督緱謙侍郎張海奏蒙閉關絶貢
由是諸夷歸怨番酋悔禍哈密復爲我有累朝以
来世受國恩其酋麦所生子真帖木児先年曾逼
陝巴逃遁被鎮巡官誘羈甘州任其出入服食色
欲亦不甚禁豢養数年生還鄉里感朝廷之恩德
撫臣之育抑且甘肅居人熟識往来牽制舊愛恐
亦未忘前項二夷一則貪我之利一則憶我之好
縱其鼠竊狗偷歲所不無然竄起滬滅不敢痛爲
我疆場之患未有今日糾合番衆深入境土大肆

兒殘者也又訪得達賊亦不剌阿兒禿厮一支先年被迤北小王子殺敗奔至西海套內此種達夷尼號兇黠況三種夷落其先世係同親族設使烏合而來并肅二鎮恐非中國有矣此等事情關係不細彼中緩急宜其紛沓傳報以承廟堂先事之畫紓九重西顧之慮也今日久無聞恐前酋恣驕逞悍分領賊衆屯據要害致使道路不通又恐彼處鎮巡等官先時處有不甚妥帖事件及節年差去處置夷情大臣遺有未曾杜絕情節以致諸酋

不釋舊嫌興兵搆怨鎮巡等官彼此觀望上下蒙蔽延捱不報亦未可知日甚一日不無有碍計處夫鋒鏑交於原野而聽命九重成敗在於斯須而馳聲萬里朝聞暮應計且晚矣可容如許之久哉乞再行馬上差人轉行平凉安惠蘭州關山傍路河西紅城子古浪一帶大小衙門官員各查照先令事理火速令各差哨馬在於近賊地方或盤有奸細或擒走回人口或傳聞人言或探得彼中聲息各另經自飛報前來不必專候彼中鎮巡明文

方幾轉遞致誤事機仍行巡按甘肅御史親詣河
西隨便任劄用心察訪前項情由具實奏來以便
議處再照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總兵杭雄所貴
同心戮力長慮卻顧功雖未可刻期而幾當豫定
勢雖艱於往歲而謀貴萬全矢竭忠貞建樹奇積
用副干城重托俟邊患少紓朝廷諒有他處設若
迹先時潦草之區與臨敵易將之想此固非朝廷
委任之意而亦非老成謀國者之用心也本部仍
併通行各官惟復借重天語丁寧降勅申諭遵奉

施行時賊二萬騎從西北空邊墻進入榆林等墩肆掠陳九疇至肅州督參將雲昌并大僕寺鄉董銳分布守城城上窺見東南角一賊穿紅調度被舍人董進德一箭射死賊馱退去後屬番阿奴報稱是火者他只丁賊又悉衆攻甘州南門内一賊前打紅旗身穿紅甲往来調兵董太監等議令神鎗攢打賊中傷落馬扶馱去傳說是番酋時獻民出塞而本兵之位久虛兵部右侍郎李昆飛口宣大二鎮密邇京師陜西三邊遼接沙漠各處雖有

鎮巡等官分統信地而職任不相統攝一遇有事則各畱自便互相推調往往誤事設立總制大臣假以重權盖以地方安危既有專託則其平時之計慮必周臨事之調度亦易豈如近日大同軍士之變甘肅回賊之侵狼狽失策至於如是哉且今大同軍士雖蒙委曲寬代而紀綱大壊終非善後之圖甘肅至京八千餘里賊至甘肅兩月有餘討提督尚書金獻民等到彼調兵勦殺動則三月之外縱使城堡幸而獲全一方生靈不勝荼毒之慘

矣且本兵重地尚書正官豈宜在外久處所以侍
郎孟春議設兩處總制官員蓋爲國圖處將來之
計誠爲得要但大同地方目今幸無重大聲息論
作孽軍士尚自驚疑所據添設總制姑候另議其
陝西三邊待候尚書金獻民等奏報甘肅賊情稍
有次第郎將本官并太監總兵俱奏取回京本部
照例會同府部院寺科道等官於見任致仕大臣
內從公推舉才望老成諳曉戎務二員上請簡命
一員前去總制陝西延寧甘肅等處軍務俱聽便

宜處置惟委任之專而責成之遠庶邊防有託而疆場無虞時金獻民至蘭州諸番已爲九疇所敗出嘉峪關外又達賊二萬從南境進暖泉總兵姜奭戰却番賊亦遯去獻民奏捷內稱一鼓而回夷就擒再鼓而達賊授首二次斬獲共一百二十餘級乃詔班師給事中鄭自璧疏曰土魯番糾合達賊窘迫守臣提督獻民一旦受委以去鎮重華夏懾讋外夷固得其要但本兵重任其席久虛誠非居重馭輕之道而獻民久事於外車宜班師豈曰

不宜節據虜中走回人口供報聽得回賊一說要往南山看了草地住着撇取家小到春正二三月還搶甘州一說我們先去南山打了西番帳房我們把老小都送在牢固去處還來攻圍甘州奪取城池地方着真帖木兒做皇帝在甘州城坐着等情此言雖係傳聞日前頃而賊長驅席捲而來其立馬揚鞭之念亦已萌熾於中既乃遭被挫衄而去其雪恥復讐之心恐難杜絕於後況亦小剌阿克禿廝一支潛住河套十數餘年生齒浩繁道里

諳熟縱令遯伏終必為患未有腹心隱疾而不救
人之肢躰者也今次斬獲雖多或恐是賀蘭零賊
未必真是此輩黠虜今日邊患之大可憂者莫過
於此敢宴然而遽謂無事欤設若即今命下班師
縱使星馳前去計在正月將盡比獻民到京當在
四五月間矣原調兵馬各回本鎮果若前言復行
大舉再為邊患欲調集又無欽依統馭之人而自
衛不遑欲奏聞又當事勢窮蹙之候而緩不濟事
道途遼邈兵力單脆當此機會間不容髮萬有不

虞徒付扼腕乞會同多官推舉素有才望大臣二三員疏名上請欽命一員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地方責限兼程到彼交代之日然後班師論功行賞則帷幄有本兵以運籌邊徼有重臣以屏翰九重霄旰或藉此而可紓各鎮閭閻將持之而無恐安内攘外之計兩得之矣御史李文芝疏曰竊聞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成化中李文劉文之駐苦峪不敢進而土魯番始有輕中國之心矣及弘治中張海緱謙之經略無成功而土魯番

益肆驕横矣今日西羌之兵莫有强于此者也臣
又聞正德中北虜亦卜剌一枝與小王子仇殺敗
北之餘率其部落犯我凉州永昌甘州侵入西番
之境駐牧西海交通番酋又犯我西寧河州臨洮
洮州深入四川松潘虜掠其慘番族畏之漸次歸
附由是西番之山川遂爲北虜之巢穴近都御史
彭澤都督郤永經畧二虜不能効謀驅逐出境今
日河西之患議者皆歸咎于彭澤也夫天下之大
勢關陜爲重而保障之長策謀帥爲先若非添設

大臣總制軍務誠恐日復一日二虜交侵養成癰疽之患不可救藥矣盖慮患于未然者易爲力而除患于將然者難爲功伏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爲僉事日提督陝西學政爲都御史日督理陝西馬政又巡撫陝西地方又總制陝西軍務寧夏之變又起總制平生蹤跡在陝爲多威名已著于三邊德望素重於多士今日總制之任莫有踰於斯人也或以爲一清内閣舊臣不可復邊臣聞大學士楊榮嘗三往甘肅祭邊務虜降虜計用兵孰謂

內閣之臣不可乎或以爲一清七十之年不可歷
邊臣昔西羌之叛漢宣帝命趙充國時年七十餘
矣坐收全勝孰謂七十之年不可乎乞賜勅起一
清改以本兵之銜仍兼都憲之職前往陝西三邊
總制軍務而庶僚之知邊事者許其奏辟贊畫如
是則二虜之患可消而西顧之憂可免矣
上從其言詔起楊一清提督陝西三邊軍務又詔土
魯番糾衆二萬謀奪地方聲勢衆大陳九疇奏畫
文忠能先事預圖臨機應變射殺王子大頭目三

人驅逐回賊遠遁保全危城其功實與尋常不同也寫勑奬勵董文忠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冠帶總旗陳九疇陞右副都御史取回別用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以酬其勞又詔張忠廕弟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雄各一子千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給事中鄒自[illegible]門止肅之役回[illegible]歸[illegible]而來也各官奏何以勸[illegible]指揮之下使賊小懲[illegible]而去

陛下嘉其勩恩廕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君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有一百三十三員名矣誠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賫書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聚而錄之布滿奏牘恐既得者既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功爲恨况張忠等欽賜恩廕亦加再四辭免其委

身許國之忠勞謙下人之厚衆所欣羨今
陛下將參隨人員盡行陞級不惟事體不宜而忠等
不矜不伐之心亦無以暴白矣乞勅兵部轉行太
監張忠等將奏帶人員分別等第勞績頗多者量
加甄録其餘逓加賞賚以杜將來錫予之繁全
各臣遜讓之美尚書金獻民還朝請還發夷使閉
關絶貢疏曰土魯番貢使未入禁城賊兵已過嘉
關旋貢旋侵奸謀狡計大略如前茲者大肆其猖
挫屻遠遁但彼之日用資我者甚多竊恐失利日

久乞哀求貢之請又在旦夕矣即令河西地方民窮徹骨萬一見之不真復聽入貢必將浚民之膏血爲之飯食勞民之筋骨爲之後使驛路騷擾雞犬不寧臣恐河西兩鎭之軍民十五衛所之疆場終當被其擾壞也臣願自今以後遇彼求貢宜下明詔聲其累世不恭之罪閉我關門絶彼貢獻申命該鎭守臣謹斥烽堠益嚴兵備以待之則彼之姦詐破沮狡計無施河西垂首待盡之民庶幾其有更生之望矣陳九疇聞之亦俱上書請閉關

絕貢番酋遁進番文求貢捉擧軍送至邊上都御史冦天叙疏曰姦田譎詐語言反覆或誘咎他人以釋其犯邊之非或誇張聲勢以逞其螳螂之勢全無悔罪輸誠之意況此虜先年侵犯肅州朝廷念其遠夷不與深較姑容入貢然進貢之使方入而犯邊之兵繼至似此詭詐實難憑信所據求和之事揆諸事體難以輕准在我防範所宜加慎乞并行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分布陝西延寧奇遊兵馬在於蘭州及會寧等處一帶駐劄遇有回

虜侵犯消息臣等通行調集主客兵馬親統前去
遏勦務期成功兵部乃請于
上詔所議事情還行與楊一清着再加審處奏請定
奪于是牙木蘭差人來請和因九疇前恨復用反
間稱前日入寇非我本意乃內附夷人沙的納等
傳陳都堂命使之來而許之賞時在朝有受番賄
爲之搆九疇者故唱此言以騰播于內未幾楊一
清召入內閣以尚書王憲代之楊一清奏稱看得
兵部所議盖知虜患之難測恐兵粮之不繼故雖

不敢遽爲通貢之言以拂衆論亦不能終主絕貢之議以貽後艱今甘肅地方兵馬寡少錢糧空乏已且未治何以治人合無仍行新任提督尚書王憲再爲番處王憲乃移檄遣撒馬兒罕貢使送力迷失等齎往諭番酋悔過服罪獻還哈密城池送還搶去人畜方爲奏請六年諸議禮臣桂蕚方獻夫霍韜張璁先後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澤之得召用由楊廷和曲庇澤也乞急用王瓊以寧西鄙時因天變求直言錦衣百戶王邦奇疏曰正德

年來廵撫都御史彭澤不恤邊務凌霄官軍侵尅粮價自昔至今遂為通例又兼賞罰不明人心失望擅自差人輕出外國講和懷姦邀功開啓邊釁致使番夷占據哈密侵犯甘肅一帶地方搶掠求索貪得無厭而彭澤又乃大失恩信於番夷因而蹙國喪師大貽邊患然夷酋始輕中國之兵副使陳九疇又乃拘執夷使激啓邊釁止知斬馬黑麻一人於南門不顧失陷官軍於無筭也前任兵部尚書王瓊深為隱憂特有救正之舉又被權姦朋

黨互相救援止將彭澤等輕賜罷斥除發其餘重
大罪悪俱被影射不究殆至新政之初正當顯戮
遺姦昭示國法可也豈意彭澤倚恃權姦大學士
楊廷和心腹門生謀同陳九疇李昆預先奏辦輕
騎便衣深入賊境齎送賄買楊廷和會盟結黨誓
以死生意欲扶同誤國佐使楊廷和將寫亦虎仙
攛入詔書假威擅柄致將寫亦虎仙監故其餘各
夷俱被決斷前者二次甘肅之亂生民塗炭之苦
蓋由先年公論不明及殺寫亦虎仙等之誤啓地

方之禍後蒙特命尚書金廠民總督征剿本官自恃寵威不盡忠節却以重大責任視如兒戲詐言有病在途遷延逗遛寄蘭州朝夕邀會彭澤作樂飲酒不顧彼處人民塗炭之苦遠望甘肅千里之外束手觀聽不究一方之久探聽回夷搶擄遂志滿載而歸又奪他人擒斬達賊之功奏為征進回夷之捷冒授陞賞下及童僕况土魯番前者侵掠中華如蹈無人之境志滿意遂方緩從容回還去歲前夷仍復又來搶掠彼處巡按奏報逾常困圍邊

将地方極苦人民倒懸十分緊急若不再爲奏聞
處置縱玩夷醜得志将来之害不止於河西一帶
地方而謀侵中國之患難保必無若不速将楊廷
和彭澤等明正誅戮無以消弭灾異爲照忠順王
拜牙即自作不靖棄國逃走遠避絕域年久不還
本國所以中國失守而生民節年被其塗炭幸賴
先任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忠誠體國潜消禍亂而
威鎮夷醜歛跡遠遁承平歲餘莫敢侵犯但犬羊
之性詭詐莫測不可必其一定及查弘治六年土

魯番王阿黒麻先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進貢比因阿黒麻復擄忠順王及金印去詑文来犯邊多官奏聞

上命將夷使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廣西福建及閉關絶貢累犯邊陲不息至弘治十年計五年之久方纔悔過入貢仍將忠順王及金印来歸求取寫速兒等多官奏取滿速兒等付給甘肅自此河西始安定也正當居安慮危勿待臨渴求泉亦緩不濟事矣先年之滿速兒尚存今之虎仙等俱斬

矣誠恐醜夷求而無人亦得藉口稱怨遺患地方
爲害臣於嘉靖四年十月十九日備奏前事節奉
旨該衙門知道兵部職方主事楊惇乃奏内姦臣楊
廷和之子披其阻滯壅蔽彌縫不與施行今奉
勅修省求治彌災再陳愚忠以弭災變一面速勅法
司將開釁啓禍誤國姦臣明正典刑以謝邊民之
忿及壅蔽忠言主事楊惇量爲罰斥以弭災異詔
下兵部議不許回護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夫土
魯番變詐多端善爲反間其欲附城屬達使之激

變則稱哈剌灰畏兀兒稍書文他来其欲間我謀
臣使之受罪則稱壞事的都是陳都堂沙的納欲
彼番使得通内間則稱王子因見殺撒者兒虎仙
父子故来報仇夫自嘉靖二年十月進獅子夷人
已遁番文開稱番酋要動人馬定来肅州則其造
意通謀已久豈爲殺三人報仇亦豈爲陳都堂及
哈剌灰畏兀兒使之然也其恐我復結尾剌爲之
後患則言七八月裏領着尾剌達子還要往漢人
地方後竟不来其變詐何可信也自正德六年得

送回伊弟真帖木兒因在甘州住久深知風土好
過郎起逆心要来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揷旗甘州
城門上十年六月陳九疇方到肅州十一年彼自
以原許叚子不曾與足及拘留番使爲名興兵入
寇豈因陳九疇也且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哈密
姦回爲之内應乃漸置姦回虎仙等親黨賈房久
住肅州城内又節差番使斬巴思等来探消息爲
通書信一日擁兵逕至城下各回潛置兵甲圖爲
内應使非陳九疇奮身不顧後患即将各回監故

打死而又近遣屬夷刼其營帳遠交罕剌搶其城
池彼聞變内顧而還則肅州城池難保無虞臣以
爲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爲國者無如九疇固彼
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殺也惜其後信僚屬之公移
輕聽姦回之捏報而妄奏番酋及牙木蘭之殺則
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因殺夷使激啓邊釁
又言二次甘肅之亂由殺虎仙等之誤蓋彼武夫
輕信惑於流言爲彼内間耳至于通貢一節則其
後事難料前事可徵弘治四年因其虜去忠順王

陝巴不服撫虜奏准絕貢十一年因見器用缺乏諸夷歸怨方纔悔過送還陝巴嗣後通貢不絕地方騷擾亦不絕而反間內應絡繹于京師甘肅之間馴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舉入寇今奏准絕貢又三年矣祇聞来求不聞侵犯者豈有力有餘而心不欲也蓋亦懲前二次他只丁之被殺死剌諸夷之爲其後患而長慮郤顧也今廷臣議者以有備爲長策以通貢爲權宜其言誠是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議今後將各城池照依

先朝和寧交阯捨置不問而唯責彼番酋恭守臣節再無侵犯一二年後方許入貢或止通互市仍納其貢其市皆不許多帶人衆淹留歲月則我之邊城驛遞供費可省而得專事邊儲我之諸臣勇將又間不虞而得盡心邊事矣是秋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侵肅州遊擊將軍彭濬兵備副使趙載禦之退去時張璁桂萼必欲論九疇死并罪廷和

上有旨金獻民間住九疇逮獄下三法司議兵部尚書王時中會同刑部尚書胡世寧等勘問九疇等事情具疏曰虎仙父子深姦巨蠧外通哈郎賣國

内結錢寧亂政心跡姦詭死有餘辜及查王邦奇
假建議為名牽引浮泛復圖進用該兵部題奉
欽依降錦衣衛總旗別難再議外臣等議照政令莫
大于刑賞功罪在論其重輕功之大者或可以贖
罪罪之輕者亦難於淹功若乃功罪相倫自亦情
法有在或無功而罪本輕亦又有罪而事已結俱
不能一律而論如陳九疇叨領邊寄舉措乖張先
後啓釁招尤罪固已重兩次折衝禦侮功亦為優
又輕聽回達之捏詞濫報酋首之真死事雖出於

傳聞情尤涉於妄誕金獻民仰承重命提督西征
調集三邊之軍馬振揚全陝之威聲未足稱勞掠
取他人之功次粧成同事之捷音何可冒膺且連
參隨人員俱各濫陞職俸雖恩典出自於上而辭
受有負於初再照彭澤彼時經略未成底定因而
致貽後患罪有明條緣曾撫回金印城池既而回
夷偶年入寇功似可言李昆許宣史鏞蔣存禮前
後功罪與九疇相連原情各有差等張忠杭雄始
終往返與金獻民一時具奏論決不宜異同先任

都指揮王輔開報傳聞番酋之死以致鎮廵輕忽
會奏之處委屬有違處問之初以預防生變爲心
仍將應死夷囚擅决亦非相應以上各官俱合究
治但彭澤及陳九疇先經會問題奉欽依爲民李
昆已降副使復起用又降左參政與彭澤俱致仕
許宣史鏞蔣存禮亦經參提發落合候命下之日
先將杭雄革去見任與張忠俱候陳九疇金獻民
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彭澤罪犯與李昆許宣史鏞
蔣存禮先已問結似宜量處臣等擅難定擬及照

董文忠雖故與金獻民張忠杭雄子姪等項冒授
廕陞并一切恭隨人員凡未至地方混得濫陞俸
級行委科道官會吏部乇連從公逐一清查奏請
定奪并先年所獲倡夷中間未陞功次人員仍催
促勘報以憑陞賞臣等切念北虜為中國右臂土
番貿貪獸與獵變詐反覆乃虜寇之故情功罪相
尋亦邊臣所難免仰惟
皇上恩威信義昭示無遺賞罰最嚴小醜綱蔽負日伏望
普弘天地之覆丕昭日月之照俯念各官曾效惟

勞早賜宸斷俾法司遵照議擬上請施行務嚴夷夏之大防永存書令之治體則威德所及四夷無不畏服

上詔各官功罪亦毋既會議分別輕重等第奏來陳九疇行事乖張招尤致釁以致回賊深入殘害地方又云姦初冠番酋好生欺罔難照常例著兵部定發極邊衛分充軍其還難經赦宥後又朦朧起用還革了職照舊冠帶閑住杭雄與張忠俱待金獻民提到問明之日奏請定奪官吾子如肎擬處

陞官職俱華了其餘參隨人員功次還着科道官
會同兵部委官從公逐一清查具奏定奪李昆許
宣史鏞將存禮董文忠各降二級已而起王瓊爲
兵部尚書代王憲瓊疏曰臣蒙恩起用提督三邊
自入關交代以来查得黃河套內賊情即今稍緩
惟有土魯番夷情未寧急當議處臣歷考往事正
德八年以前土魯番雖嘗虜殺忠順王朝廷亦嘗
拒之而不遽絕其貢直嘗在我曲嘗在彼而彼又
不知我邊之虛實未嘗提兵一至沙州近邊寇掠

况敢窺肅州之門户彼時朝廷處之既得其宜守
臣又不敢任情恣肆蠻或時與哈密搆釁由自在
彼旋復底定自正德十年以来執政者昧於經國
之圖引用非人相繼壞事既增幣約自失信義又
淫刑殺降大失夷心直反在彼曲反在我肅州之
敗甘州之慘亡我致之不可獨咎土魯番也此時
使甘州守臣即能如楊一清之議度量時勢曲為
撫處盡遣他國貢使出關奏發羈留哈密土魯番
貢使回歸本土而又諭以前守臣壞事之意使等

分任其谷土魯番必翻然悔罪照舊通貢不待至
今日屡屢九重之慮矣柰何守臣之計不能出此
漫謂土魯番服而又叛去而復来非信義之所能
結往往大言以張虚名不顧醞釀漸成實禍既將
已經奏准遣還夷人自今不放又将新貢夷人羈
留肅州自謂使之進不得貢退不得歸操從在我
以懾其驕悍之氣蓋止知泥古欲絶其入貢之路
而不知度今不能絶其入寇之路也前此土魯番
令牙木蘭来沙州住坐乞放出進貢夷人帶囬賞

賜彼耶退還哈密城池并搶去人口在我自當推
赤心置其腹中許之可也而守臣乃以為未有悔
過輸誠實跡令其將先年搶去人口頭畜盡數送
還及將教唆犯邊首惡拏送其州又令其訪取忠
順王的派子孫承襲凡此皆自示以疑而又責以
難從之事勢之使不得和也自嘉靖三年犯邊後
至今三年矣議者執持兩端含糊展轉迄無定論
即今土魯番因牙木蘭住沙州二年不得通貢遂
聽讒言疑其與中國通欲併罕東等頭目誅之牙

木蘭等懼今年四月悉率其部落五千餘衆歸附
甘州守臣不得已納之是又一大變矣自土魯番
两入甘肅肆行殺掠未遭挫損彼固已有虎視河
西之意而關外赤斤苦峪曲先蒙古罕東諸衛昔
爲肅州藩籬者盡皆逃散避難入關矣萬一土魯
番怨牙木蘭之簿已捲土重来我之邊備廢壞又
值天旱米貴不審守臣能使必不得飲馬於黄河
否也臣言至此實可寒心議者又謂雖前守臣啓
衅壞事然彼既犯順深入在我不可含忍許和示

彼以弱自損國威亦不必深咎前人之失以快民志臣愚以爲不然昔唐德宗時宰相元載擅權誤國嘗害李泌載誅李泌代之勸德宗北和回紇土番德宗念陜州之耻不肯泌言回紇不足怨向來宰相爲可怨德宗從之遂與通和史臣謹書之未嘗以李泌爲言短報仇也是時藩鎭專兵迭起叛亂陸贄勸德宗下詔罪已遂收人心史臣載之以爲萬世美談亦未聞譏陸贄怨藩鎭之惡歸咎人主也其後李希烈僭號稱帝雖出於勢之所不料

而大義無損焉蓋曲直不辯處置失宜則無以服
叛臣之心術勢不審率意妄行則無以為善後之
計臣愚知之熟而慮之審臣願
陛下以臣所言下兵部會官急議如果可採准令將
土魯番哈密羈侯夷人及近日差來見在甘州夷
人先准放回未去夷人各帶原領賞賜盡數驗放
出關仍曉諭緊要頭目說稱如今朝廷已知都御
史陳九疇等壞事都加罪了又知你土魯番屢次
投遞番文初意要搶把巴歹逹甘州邊上遇官軍

厮殺原無侵犯甘州之意今赦爾罪各起夷人俱
准發出爾土魯番先年擄去見在人口送還死亡
了的就將着守哈密城頭目取回聽哈密自在彼
處住坐作急具番本齎到甘州交與鎮守官轉奏
不必等候回報就將爾後來進貢夷使起送赴京
進貢其先擄要將首惡綁送等項難從之事今次
勅諭不必該載其牙木蘭等既以投降理不可殺
聽臣等斟酌用為間諜從宜施行以後事或有變
直在於我另為議處庶不失悞機會

上詔所奏明白周悉足見籌邊至意先年失事之人
已都處治了聽爾從宜處置務要內安外攘以靖
地方副朕簡任　　　現在河西及彭澤所行事八年
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現又奏言
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答子米兒馬黑木
守哈密責使一十四人遣入京放歸羈留各番貢
使男婦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
四百人於白城山哈密都督乩吉孛剌部夷於肅
州東關亦斤都督掌卜邇兒子鎖南束於肅州北

山金塔寺罕東都指揮枝册於甘州南山時胡世
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億中國
霍韜上議亦必欲復哈密于兵部議世寧言晉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畀之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況其初封忠順
王爲我外藩者乃元遺孽永樂二年封三年即故
立其兄子未幾即絶而强立非其子孫者嗣之蓋

嘗三立三爲土魯番所虜乃叛我即戎及勞中國
臣竊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爲和寧王順寧王
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
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王故耗我金幣
疲我士馬寡我財力議禮諸臣不聽竟從瓊言世
寧文言牙木蘭本歸正人非叛虜者唐恐怛謀事
可鑒遂留不遣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瓊所安
插諸衛夷落皆爲土魯番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
西塞上北虜盤踞西海兎刺結巢北山河西三面

皆有寇盜矣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諸夷使貢方物又索牙木蘭謀言諸番要約俟虎力奶翁歸復侵肅州會虎力奶翁歸道病死瓦剌又攻土魯番我亦有備稍得休息而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馬黑木毋管理與部因請許其通貢者令三年或五年為期夷使雖多十二入京餘留塞上是後河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暇及西鄙事土魯番竟併哈密但其進貢哈密亦附名以來耳

按土魯番與哈密二傳其事互見故有彼詳此畧者但哈密本傳謂其稍得自立而此則言并於土魯番盖因王瓔撫處之後雖稱土魯番巳奉約束還城印而實則虛言欺我耳時巳厭兵姑求完事故傳亦因之云耳要之哈密之守與否不足爲中國利害即今四五十年來哈密無封各夷自貢未見其爲患也則前日之紛紜豈不空費兵食於無用之地要在謹其備禦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爲長策乎哉

十二年先是番使馬黒麻虎力奶翁等謝恩進貢住肅州東關鎮守太監陳浩令家人王洪與番使買貨物不給價值至京番使於兵部前遇見王洪拏告禮部送司審據王洪口供於嘉靖十年八月内夷人奶翁等在肅州地面與軍民人等交易是陳太監分付與伊買馬等項委果得過馬五匹并玉石一塊不知斤兩鑌角皮二十張捨力孫皮三十張銀鼠皮一百二十張鎖袱一段撒哈剌一段鎖子葡萄大小共四斗西羊布一疋説到甘州與

伊價銀後洪只在肅州要徃不知陳太監到甘州
曾否還伊銀價據此除將王洪責令中兵馬司牢
固監候并顧與同監夷使二名虎兒班把巴撒力
俱取收管外 案呈到部禮部尚書夏言疏曰中夏
之待外夷界限貴嚴所以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
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所據前項夷人到邊凡我
守疆之臣一言不可與之潛通一錢不可與之私
易況賈胡尚利易啓戎心今太監陳浩受
朝廷邊方重寄乃敢違法貪黷至此不惟取侮外夷

抑巳敢犯重憲但本夷輙擅拏人全無畏忌王洪

應口供認無復辯詞中間或有隱情未可逆測但

畜夷訟中國事關大體合當從重明白議處既不

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

召邉釁又不可縱邉臣之貪以屈國法且據通事

人負譯知虎力奶翁等口稱欲聲冤闕廷要求明

白恐亦未可諉之查勘可以杜結況此夷今在輦

轂之下尚爾跋扈憑陵若回至甘肅地方事情不

明夷心不服則二三邉臣豈能控制驅遣臣等以

爲此事在
朝廷當大有處分方保不害治體乞賜宸斷勑差法
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給事中一員前往甘肅
地方會同總制官巡按御史作急勘問若夷使奶
翁等所奏俱實將各官所得夷人原物盡行追給
明白仍量調人馬將一應進貢夷人防送先行暫
令出關務在起程回國去訖勘事官方許回京具
奏請
旨然後將有罪人員從重處治如此庶夷情早得明

自發遣不致逗留縱肆而
朝廷令嚴法重亦足以服遠夷之心矣
上從之自後邊臣不敢私取番物番人貢不絶至今
其山川曰靈山（羅漢削髮涅槃之所）曰貪汗山（夏亦積雪）其產偣
與火州同

殊域周咨録卷之十三終